

# 当代女秘书



PB+13/11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序 在舞会上和她相遇

我拿出晚报记者证给她看，倒把她给吓住了。

“不不！”也许是因为她连连摆手，红红的指甲于灯光里划出如五线谱般的光线。“谢谢，不要采访我。”

我说：“不是采访。”我把记者证揣回口袋，岔开了话题，“你的舞……跳得很好。”

“这是工作。”她静静地说，面部表情没什么变化，还是那样如潭水般平静。

女人大都愿听奉承的话。于是我就投其所好，说：“你的修养很好。这是做女秘书的所必须吗？”

“噢！”她看了我一眼，摇头说：“不。不全这样。”她端起椰汁饮料喝了口，然后用餐纸沾了下朱红嘴唇，“这是我自己的本分。我愿这样做。”

一支舞曲又响起。

“我们跳舞吧！”她向我伸出纤细的手。

她的舞跳得很规范，胸部与我相距一拳，目光柔和平静地直视着我，没有那种舞女的妩媚。

“我相信您一定能好好写的。”她音调如风地轻轻说：“这也是

我们老总给我的任务。”

她不掩饰,话很直接。

我说:“写好文章,这是我的责任。放心吧!我会好好去写。”

“谢谢!”她的眼睛眨了下,扑闪一下长长的睫毛。

舞场灯光大亮。

我这才真切地看她。

灯光里的她显得楚楚动人,一朵白玉兰花似的,高洁、素雅、平淡。从她脱俗的举止看来,肯定具有大学以上的学历,而且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与刚刚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一脸稚气的女学生截然不同。

“您……在哪儿毕业?”我把一听可口可乐递向她。

她接过去,喝了一小口,说:“东工。”

“什么专业?”

“数控。”

“那……你干文秘也不对口啊!”

“如果对口就找不到工作了。”

“你喜欢现在这份工作?”

“说不上喜欢。”

“那是……”

“……”

她没再回答,只是一笑,摇摇头。

我用请求的目光看着她:“给我谈谈吧!”

她又喝了口饮料,说:“那好吧!”

我忙把本子拿出来,拔下了笔帽,准备记录。

她见我这样,眉头一皱,轻轻摇了下,轻声地说:“请原谅,改天吧!”

我不好问她为什么,只好把本子收起,把笔插回口袋,说:“那

就改天的吧！”我看出她此时的心情，不是不讲给的，而是这里的环境不太适宜。

我问她：“明天有时间吗？”

她说：“不是什么时候有时间。”她向我摆摆手，转过身走了两步，停下来，“我要是有时间的话，会呼你的。”

我早把我的呼机号码给了她。

她上了公司那辆黑色的“奥迪”。在她上车时，她那雪白的裙边在车门那儿被风吹得一掀，露出一截藕般的小腿。我的心一动，但马上被自己给骂了回去：

“心理龌龊！”

我感到了自己的面颊发热。

第二天，我没傻等她。噢！她叫什么？我得尊重她的人格，因为她不让我说出她的名字，我只好替她保密了。请原谅，就叫她黄小姐吧！

我去找另一位所要采访的女士——“东亚化妆品有限公司”的女秘书。到了东亚公司，办公室的一个小姐告诉我，我所有要找的那位女秘书不在，说是跟总经理出差去云南了。

我问得多久回来。

回答是大约得半个月吧。

我从东亚出来，腰间的BP机响了。我一看号码，是黄小姐呼我。路旁有公用电话，我挂通了黄小姐。

“你来吧！”她说：“正好我请你吃中午饭。你是东北人，就去关东酒楼吧！”

我说了声“谢谢”，放了电话就打出租车朝黄小姐所说的“关东酒楼”驶去。

她要好了菜肴早就等在那里，看我到了，起身冲我一笑，说：“对不起！我先把菜要好了，怕等时间，这里中午客人很多的。”

我扫了眼桌子上的菜肴，说：“谢谢！这些菜很对我的口味。”

“我只有一个小时。”她把手腕上的表冲我示意一下。

我们边吃边谈。

这回，她给我讲起了她做秘书的经历……

尊重她的意见，我不做记录，当然也不能开录音机，只是静静地听着她讲。



## 目 录

序	在舞会上和她相遇	(1)
一	我是老板的一条漂亮领带	(3)
	好脸蛋,当秘书	(3)
	那目光让涉世不深的女孩恐惧	(7)
二	看不清戴着面具的男人	(10)
	我成了老总的漂亮领带	(15)
	我为你撑着	(25)
三	靓丽的她很成熟	(25)
	不进天堂,偏要下地狱	(28)
	我当上了经理	(31)
四	放弃自己的追求	(35)
	栏杆	(41)
	市长请客	(41)
“上班”在别墅	男市长,女秘书	(45)
	代替市长说“不”	(48)
	进言,避免市长决策失误	(51)
屠小姐的生日 PARTY	(57)	
	几滴菜汤洒到董事长身上	(60)
	在公司里我只上了一天班	(63)
	我是一座男人的别墅	(69)

五	老板太太的密探	(75)
	相约咖啡屋	(75)
	经理与太太的感情危机	(77)
	周太太给我的“第二职业”	(81)
	跟踪得了一辆车子	(82)
	扫黄误把我扫了进去	(86)
六	午妻	(93)
	跳河女孩	(93)
	偶遇公司老总	(95)
	老总是情种	(97)
	是情网,还是陷阱	(101)
	祸不单行:破产、情殇	(105)
七	按摩秘书	(115)
	洗浴中心新来了按摩小姐	(115)
	惹不起,躲得起	(118)
	月薪 5000 元干不干?	(121)
	老处女的煎熬	(124)
	我撕破了同性恋的网	(128)
八	献身为自己	(135)
	画家是佳丽	(135)
	漂亮姑娘有骨气	(138)
	我拿青春赌艺术	(142)
	董事长为我打了他的朋友	(148)
	他克制着自己	(153)
	我甘心情愿给他	(157)
九	我的工作是陪客人	(163)
	陪客秘书小姐	(163)

	我们是来应聘秘书的	(168)
	试用:陪客人	(171)
	左右为难	(174)
十	你是老板? 我是老板	(183)
	有事找白小姐	(183)
	谁愿甘做玩物	(188)
	你的陷阱,我的陷阱	(192)
	落入陷阱难逃掉	(198)
	驾驭老板的代价	(201)
十一	我给总裁当家教	(207)
	家教老师文小姐	(207)
	从小学教师回到“小学教师”	(210)
	你离总裁远一点儿	(215)
	总裁太太找别扭	(219)
	我站在爱情的边缘	(225)
十二	牛奶、沙拉加咖啡	(233)
	女秘书下厨房	(233)
	在竞争中“下岗”	(235)
	保姆秘书	(240)
尾声	揭开神秘的面纱	(247)

• 我是老板的一条漂亮领带



红花还需绿叶扶吗



## 一 我是老板的一条漂亮领带

本章叙述人小档案：

姓名：黄小姐

出生年月日：22岁

出生地：山西阳泉

毕业学校：东北工学院

现职务：辉煌物业公司秘书

### 好脸蛋儿，当秘书

毕业的前半年，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就像家庭主妇没完没了地跑市场似的跑人才市场。等毕业后，好专业的同学就如时髦商品一样，被政府机关、大公司、大企业给挑走了。可像我数控这样专业的同学就惨了，被人家拨了来拨去，到后来成了一群“嫁不出去的姑娘”。

“喂！”

那天我正从一家招聘单位回来，在无精打彩走在路上，后面有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人喊我。我一回头，见是同学林妹妹。林妹妹其实叫林芳，只因为她长的脸型酷似林黛玉，又多愁善感，我们就送给她外号“林妹妹”。

“林妹妹，宝玉跟你分在一起了吗？”我问。

“分？”林妹妹嘴巴一撅，说：“给你分到大西北、大西南、贫困山区，你去呀？好地方分不到咱。喂！你怎么样？”

我说：“没怎么样。”

“看你哭丧着脸，都把小模样给破坏了，多可惜。”她伸出手来在我脸蛋儿上轻轻掐了把，说：“我要是有你这样的脸蛋儿，害怕找不到好工作？”

我说：“好脸蛋儿也不顶饭吃。”

“啧啧啧！”她嘴里啧啧着说：“可惜可惜真可惜，这么好的天然资源你自己不会利用，这怨谁去呀？”

我说：“林妹妹，我哪有你天然资源好啊！”

她的嘴又啧啧两声，从小挎包拿出一小镜子来，塞到我面前说：“你好好认识认识你自己，没加工就这么靓，如果加工加工……”

我明白林妹妹所说的加工就是化妆。我向来不爱化妆，我的天然本色使男生们回头率很高，这是我的一大骄傲。

“我身材……”我知道自己一米六三的身高当不了模特，就说：“我不是做模特的坯子，光有脸蛋儿没高度。”

“好脸蛋儿，当秘书啊！”林妹妹冲我俏皮地眨眨眼，说：“你这脸蛋儿，就是当秘书的通行证。”

“秘书……”这是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出衣冠楚楚、亭亭玉立、气质高贵、手提着公文包，跟随老板出入大酒店、大宾馆和会场的女秘书影子。

“就你这脸蛋儿，百分之百。”林妹妹那样子很嫉妒。

靠脸蛋儿去当秘书，那算是什么？这时我们正走到一家时装商店的橱窗前，几个塑得很漂亮的模特站在那里。我只看一眼，心头就涌上一股酸楚。

“去当秘书吧！”林妹妹催劝着。

我摇摇头，说：“不。”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我劝你还是开放些……”

我这才想起来问她：“哎！你的工作好吗？”

“谈不上好与不好。”她手指往空中一弹，说：“中外合资企业，月薪三千。”

我关心的是她的职务，便问：“做什么？”

“秘书。”她朝我夹了下眼，说：“总裁秘书。”

“外国资方是什么国家？”

“日本。”

“那你……”

“当然是给日本总裁做秘书喽！”

林妹妹说得很轻松，就像喝下一杯饮料似的。

“我讨厌日本人！”我望了眼太阳，平和地说。

“我倒不太讨厌。”林妹妹满不在乎地说着，冲我笑了下。

我们接着往前走，她又劝了一段路，到长虹路口那儿分手时，她还叮嘱我：“别傻心眼儿了，现在啥年代了，你还死守闺房？”

我望着林妹妹的背影，心头沉重。

沉重的缘由只有一个，就是耻辱感。我不是没听说过，所谓女秘书，无非就是老板的摆设，就犹如老板的一条领带，高兴了就打在脖子上，不高兴就扔在一边。如果厌弃了，就会被扔掉。

回到学校，推开宿舍的门，见那两个姐妹还没回来，我把身子

往床上一摔，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因为我和几个同学在这个城市还没找到工作，住旅店又支付不起宿费，就只好赖在学校了。开始，教务主任催了我们好几次，他见我们没找着工作一个个可怜巴巴的样子，也就默许了。

我进校门时，那位和蔼的老头冲我一笑，还问了句：“工作找到了吗？”就这一句，差点儿使我落下泪来。

我们宿舍里的四个姐妹一个一个地递减，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了。一个人孤零零地守着空屋子，我越发感到人间孤独滋味的苦楚。

“好脸蛋儿，当秘书……”林妹妹的话一遍一遍地在我耳边回响。

最难熬的是夜晚。

孤零零的人儿，面对孤零零的月，孤零零的树影，面对孤零零的心。我觉得自己掉进了漆黑的深渊，孤立无助。

那天，我正瞪着眼睛往着窗外，忽然一个黑影闪过，吓得我“呀”的一声，用被子蒙住头哆嗦成一团。

恐怖让我下定了决心——做秘书。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梳洗，想化化妆，可我没化妆品，也就罢了。

梳洗完毕，我趴到床上，翻起铺厚厚一层的报纸。什么《信息导报》、《市场信息》、《人才交流》、《人才周刊》等等报刊，目光在一条条手指大的广告、蚂蚁大的小字间搜寻着，手中的笔一条条地画着圈圈……

“现在不是你选择我，而是我选择你了。”我把笔在报纸上狠狠一戳。“哼！脸蛋儿……”我冲镜子里的我作了个怪相，把小挎包往身上一扔，还像男生那样打了声口哨，出了宿舍。

## 那目光让涉世不深的女孩恐惧

按着报纸广告上的地址，我走进一家大商场。广告上说，它们要招聘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的、品貌优秀的女士为总经理办公室的秘书，基础薪水 1800 元，奖金另算，提供住宿。

这是一个看上去让人眼热的职务。

总经理办公室在最顶层。电梯到 12 层停住了。

我敲响了人事部的门。

一位小姐接待了我。

她的长相不太好看，两个双眼皮是后作的，左眼皮可能拉坏了，看上去让人感到别扭。她眨了下那个别扭的左眼皮，问：“来应聘的吗？”说完低下头，不知看什么杂志。

我站在那里，把张报纸拿出来，说：“我是根据你们的广告来应聘总经理秘书的。”我把报纸往她眼前递了下。

可能是报纸的响声让她抬起头来，目光在我的脸上扫了下，说：“秘书……噢！材料带来了吗？给我。”

我很反感她的态度，便冷冷地问：“我可以坐吗？”

“噢！坐坐，坐吧！”她用目光示意了下我身边的椅子。

我坐下来，才把毕业证书什么的材料交给她。

她翻着我的那些材料，不时抬眼看我一下。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她去接电话，与听筒谈了起来。见她这样，我也不好催促，只好从挎包拿出一本杂志看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身后站了个人。

我扭头看看，是个男人，五十左右岁的样子。他看到了我的正脸，目光一烁，便对那位看我的材料的小姐说：“怎么不给客人倒

水?”

“我、我这就倒。”那位小姐有些慌乱地站起来。

可五十左右岁的男人早在热水机那儿斟了一杯矿泉水，递到我面前，说：“请。”

我接过来点头致谢：“谢谢！”

“您是来……”他问。

我把到唇边的水杯移开，忙说：“我是来应聘秘书职务的。”

“好！好！”五十左右岁的男人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许可笑意。

我看他的目光异样，就把头扭到一旁。

“这是我们的总经理。”那位女士向我介绍。

我的心一噤，暗叫：“妈妈耶！总经理呀！”我站起来，冲总经理点头致意，笑了下说：“总经理您好！”

总经理伸出手来，我下意识地也伸出手来。他握住我的手，让我大为不解的是他的手做了个小动作，挠了下我的手心。

“小曲，把这位小姐的材料拿到我的办公室来。”五十左右岁的男人放开我的手，用命令的口吻冲那位小姐说。

“那好。”小曲连忙说着，拿好我的材料先出了门。

总经理打了个手势，说：“请吧！”

我起身出了门。

我觉得他的目光在我脸上扫来扫去，心头立时像聚集了一群苍蝇。

在总经理的办公室里坐下，我不知怎么感到有一股恐惧。

总经理坐到他的转椅上，自我介绍：“我是这个商场的总经理，杜本章。非常欢迎小姐您前来本商场应招。”

他在说话时，目光死死地盯在我的脸上，再移到我的胸脯上

.....

我感觉到了，不敢正眼看他。“杜总经理……我、我的条件符合贵商场所要求吗？您还是先看看我的材料吧！”

“不不！”杜总经理说：“不用看……”

他说着从转椅上站起来，到我跟前，把手放到我的头上。

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恐惧。

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

我觉得好像有无数条虫子在我身上爬。

他的手顺着我的脖子往下摸……

我再也受不了了，一下子拨开杜总经理的手，呼地站起来，说：“把材料还给我！”

“你、你这是……”杜总经理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疑惑地看着我。“你、你这是干什么？”

我冷冷地说：“总经理先生，请您放尊重点儿。”

杜总经理见我这种态度，不但没慌，反而笑了，说：“小姐，你不是来应招秘书职务的吧？”

我的脸色依然冷冷的，说：“我是来应招秘书的，可不是来应招酒店小姐的。”

“别别，别这样嘛！”杜总经理嬉皮笑脸，说：“黄小姐，像你这个样子，别看是大学本科毕业生，硬件再好，工作怕是也不太好找啊！”

“难道……”我寻找着适当的词语，说：“秘书就等于……”

“你是说就等于酒店小姐不是？”杜总经理摇着头，双手挂在办公桌上，目光斜视着我，说：“就等于一种献身。秘书的服务对象是她的上司，是一种完全的服务。”

这位总经理的理论让我觉得恶心。

“如果把上司服务好了，那就等于把上司的工作协助好了。”杜总经理喋喋不休地说着：“你的工作就是……”